

老王的一天

老王今年四十五岁，单身，有份稳定和体面的工作，属于特别爱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的那种。老王的嗜好很多，比如吸烟、喝酒、睡觉、遛狗、唱歌、打球、画画、旅游。最近两个月来，老王又喜欢上写日记了。在英语里，日记有两种说法：diary 和 journal。前者主要是以流水账的方式来记录当天所发生的事。后者不仅包括当天的经历，而且还掺入了作者的情绪、感受和思考。老王的日记绝对是属于后者的。老王昨天刚从佛州的 Pensacola Beach 度假回来后，心情大好，更激发起他写日记的欲望。

灰色篇

“叮铃铃！叮铃铃！”老王被一阵闹铃给弄醒了。这闹钟是他一个月前才买的。两边各有一个大轮子。只要时间一到，不仅铃声大作，还满地乱跑。要不是这样，老王多半会不自主地拍掉铃声接着睡了。起床，洗澡，吃早饭后，老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回味着嘴里的余香，同时也欣赏着画。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他最喜爱的一幅画：法国画家乔治·德拉杜（Georges de La Tour）的“忏悔的玛格达琳”（The Penitent Magdalene）。Magdalene 也常被称作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被耶稣拯救的妓女。她曾用忏悔的眼泪为耶稣洗脚，并用她的长发来擦干。画中的玛格达琳长发披肩，平静优雅地凝视着一支放在镜子前面的蜡烛，双手却放在一个骷髅头上！美丽安详的女人，明亮笔直的烛光、半明半暗的骷髅头和神秘光洁的镜子使安静的画面里掺入了一丝诡异的气氛，也使得看者有了无限的想像和思考。



九点钟时，老王开车上班了。从家到上班处要经过一段高速，老王专心地开着车上高速公路。老王是个爱惜生命的人，他知道开车是马虎不得的。以往这段高速在九点后车流量并不大。可是今天刚上了高速就遇到了堵车。后面的警车、消防车、急救车开过了七八辆。其它的车辆在原地等了大约一个小时，才慢慢地开始挪动起来。老王知道前面一定是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事故现场离其实就在不到一百米的前方。两条道的路面都被拦住了。所有的车都谨慎地从边上的草地绕过去。当老王看到事故现场时，他的心口一阵刺痛。如此惨烈的样子是他从未见到过的。四辆车被撞的稀巴烂。其中一辆车已经被燃烧的只剩下框架了。地面上布满了玻璃和塑料碎片。在其中一辆车的边上，还有一些血迹。这时，老王有些后悔了。从他家上高速有两个入口。今天他选了离家稍近的一个。如果从另一个入口上，不仅可以避开近一个小时的堵车，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看到这场令他惊魂不定的场面。这场景象一根扎在他身上的刺一样，困扰着他……

吃完晚饭后，老王总是要抽上一支烟。今天他抽得又狠又急，似乎想要以此来拔掉那根困扰他一整天的刺。在狠狠地吸完最后一口烟后，老王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日记本，写道：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阴。

今天……

清晨，独自漫步在畔沙(Pensacola beach)上。天上的云，灰蒙蒙的，像一床厚厚的棉被压抑着海面 and 大地。一月的海水冰凉刺骨，无情地抽打着沙滩，抹去了昨日人们留下的足迹。就连昨天一群孩子们费了一整天才打造而成的沙堡，也被海水抹的一干二净。这不正是人类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缩影吗？一块红白相间的贝壳碎片毫无生机地躺在沙滩上，静静地等候着它归为沙土的那一天。曾几何时，它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披着艳丽的外壳，藏着宝贵的珍珠。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紫色篇

“叮铃铃！叮铃铃！”老王被一阵闹铃给弄醒了。起床后，他洗了个热水澡。然后开始煮他最喜欢的早餐：黑芝麻咖啡麦片。今天他在里面加了两颗枸杞和一勺牛奶。在慢慢享用完后，老王坐在舒适的沙发上，让味蕾继续享受着高潮过后的快感。意犹未尽

的他，掏出烟盒，抽了剩下的最后一支烟。九点钟刚到，老王象往常一样开车上班去了。不过今天他得先去买烟。没有香烟的日子对老王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买了烟后，老王笃定地开上了高速公路。今天的高速公路格外平静，车辆也很少。加上风轻云淡的天空，使得老王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痛快。他哪里知道，就在他身后不到一英里的地方，刚发生了一场惨烈的车祸……

吃完晚饭后，老王抽上了今天刚买的烟。俗话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在老王眼里，这绝对是真理。今天他抽地很慢很享受，吐出的烟圈也很圆。抽完后，老王把烟头放在有水的烟灰缸中，“滋”的一声，激发了他的写作灵感。呷了一口茶，打开了日记本，开始写道：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小晴。

今天……

清晨，独自漫步在畔沙上，感受着海风的吹拂，心情舒畅极了。脚下的白沙松软细致，温柔而又踏实。海水清凉透彻，让人振奋却不刺骨。大地仿佛在大海的怀抱中还未苏醒，安享着海浪的轻轻拍抚。灰蒙蒙的浮云像是挂在天地之间的帐幕，遮挡着初升太阳的光芒，不愿打破这宁静祥和的氛围。唯有几只淘气的海鸟，在沙滩上追逐嬉戏，偶尔发出欢快的声音。一块红白相间的贝壳，安详地躺在沙滩上。不禁让我想起了龚自珍的那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黑色篇

“叮铃铃！叮铃铃！”老王被一阵闹铃给弄醒了。起床后，老王象往常一样走进了浴室。浴室的墙上挂着一个音乐播放器。这是他去年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好让他一边洗澡，一边听着音乐。今天他为自己挑选的是恩雅(Enya)的《天长地久》(Amarantine)。其中的那首《长长的旅途》(Long Long Journey)是他最喜爱的一首曲子。恩雅那天籁般独特的嗓音，悠扬动人的曲调和史诗般的歌词，使得老王爱这首歌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洗完澡后，老王正在吃早饭时，电话铃突然响了。是老板要他尽快到公司去开会。于是老王匆匆忙忙地吃完早饭，上班去了。高速公路上车辆很多，开得也很快。忽然老

王边上的一辆 SUV 失控了，轰的一声……

看到正下方有一辆熟悉的车被撞的支离破碎。一具似曾相识的躯体被人们从车中抬了出来。早上曾擦洗干净的脸庞已经污秽不堪。警铃声震耳欲聋。忽然想起了一个前不久刚读到的故事。

一个摆渡人载着三位乘客过江。一位是语法家的乘客问摆渡人，你懂得语法吗？摆渡人摇摇头。语法家叹了口气，说：“你这半辈子都白活了！”另一位乘客是个艺术家。他问摆渡人，你懂得艺术吗？摆渡人摇摇头。艺术家叹了口气，说：“你这半辈子都白活了！”剩下一位是哲学家。他问摆渡人，你晓得哲学吗？摆渡人摇摇头。哲学家也叹了口气，说：“你这半辈子都白活了！”到了江中央，忽然狂风大作，波浪翻滚。摆渡人问三位乘客：“你们会游泳吗？”“不会。”三人异口同声地答道。摆渡人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唉，你们这一辈子都白活了！”正说的时候，一个浪头把船打翻了。

一时间，空中似乎响起了恩雅的歌声：

*Long, long journey
Out of nowhere,
Long, long way to go:
But what are sighs
And what is sadness
To the heart that's coming home?*